





美国《国家地理》 125年

亚洲 ASIA
大洋洲 OCEANIA

英文版编辑:[美] 鲁埃尔·戈尔登 (REUEL GOLDEN)

设计:[德] 安迪·迪勒 (ANDY DISL)

撰文:[美]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DOUGLAS BRINKLEY)

[美] 马克·科林斯·詹金斯 (MARK COLLINS JENKINS)

创意:[美] 劳伦斯·席勒 (LAWRENCE SCHILLER)

译者: 尚晋 王鑫

藏书

英文版出版人:[德] 贝内迪克特·塔森 (BENEDIKT TASCHE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TASCHEN



Artron
雅昌文化集团出品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TASCHEN





美国《国家地理》

125年

亚洲 ASIA
大洋洲 OCEANIA

英文版编辑:[美] 鲁埃尔·戈尔登 (REUEL GOLDEN)

设计:[德] 安迪·迪勒 (ANDY DISL)

撰文:[美]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DOUGLAS BRINKLEY)

[美] 马克·科林斯·詹金斯 (MARK COLLINS JENKINS)

创意:[美] 劳伦斯·席勒 (LAWRENCE SCHILLER)

译者: 尚晋 王鑫

英文版出版人:[德] 贝内迪克特·塔森 (BENEDIKT TAS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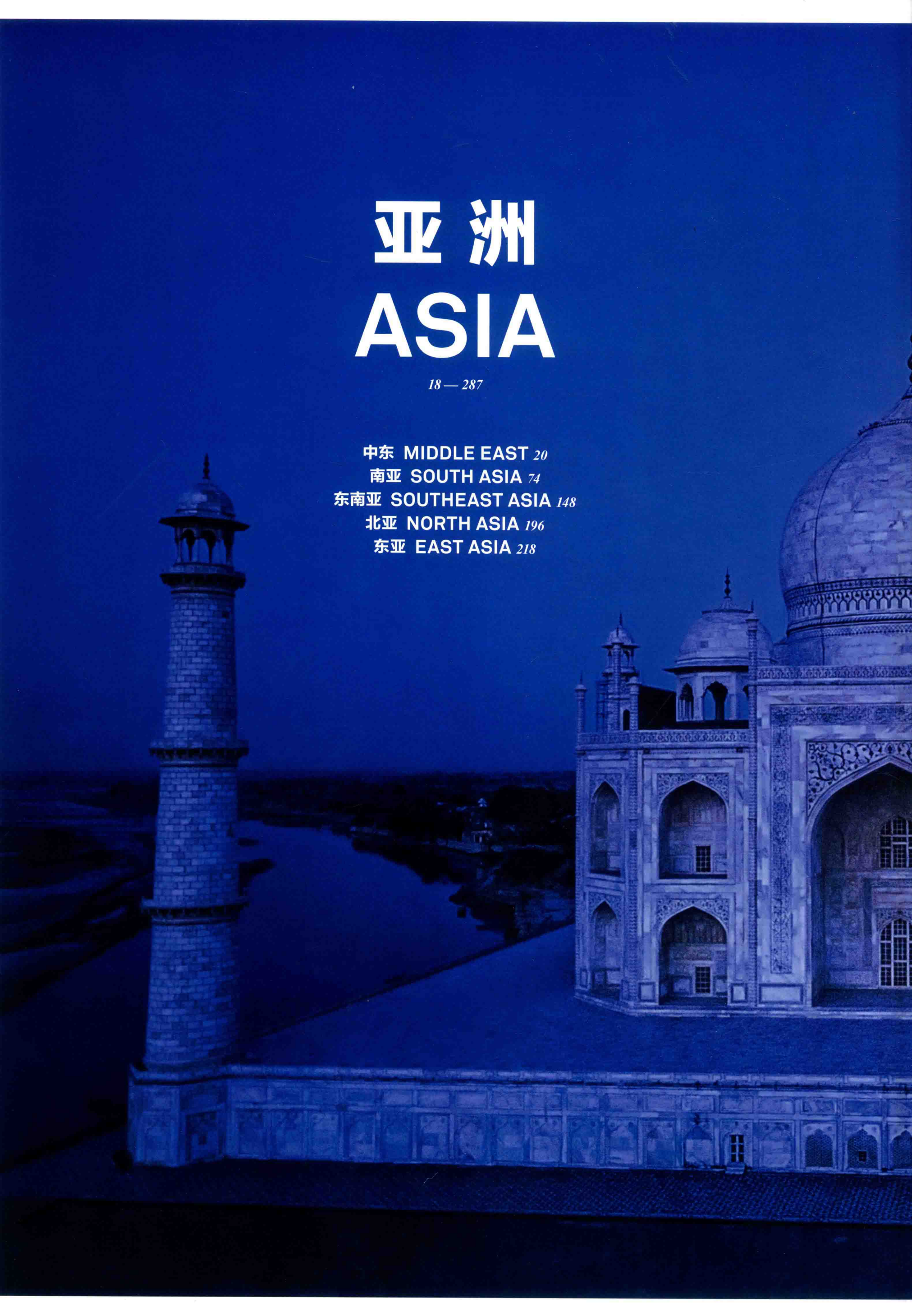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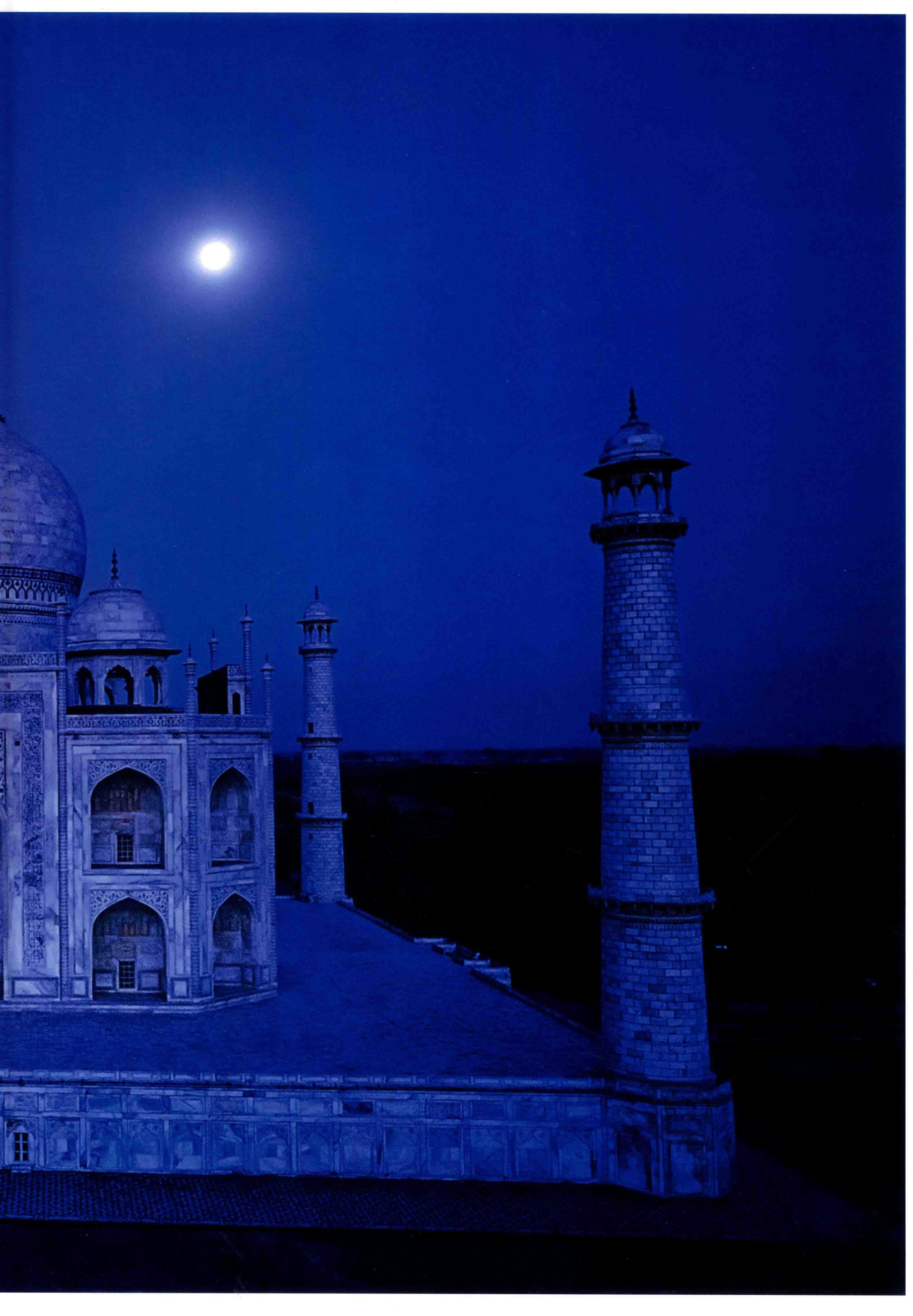
TAS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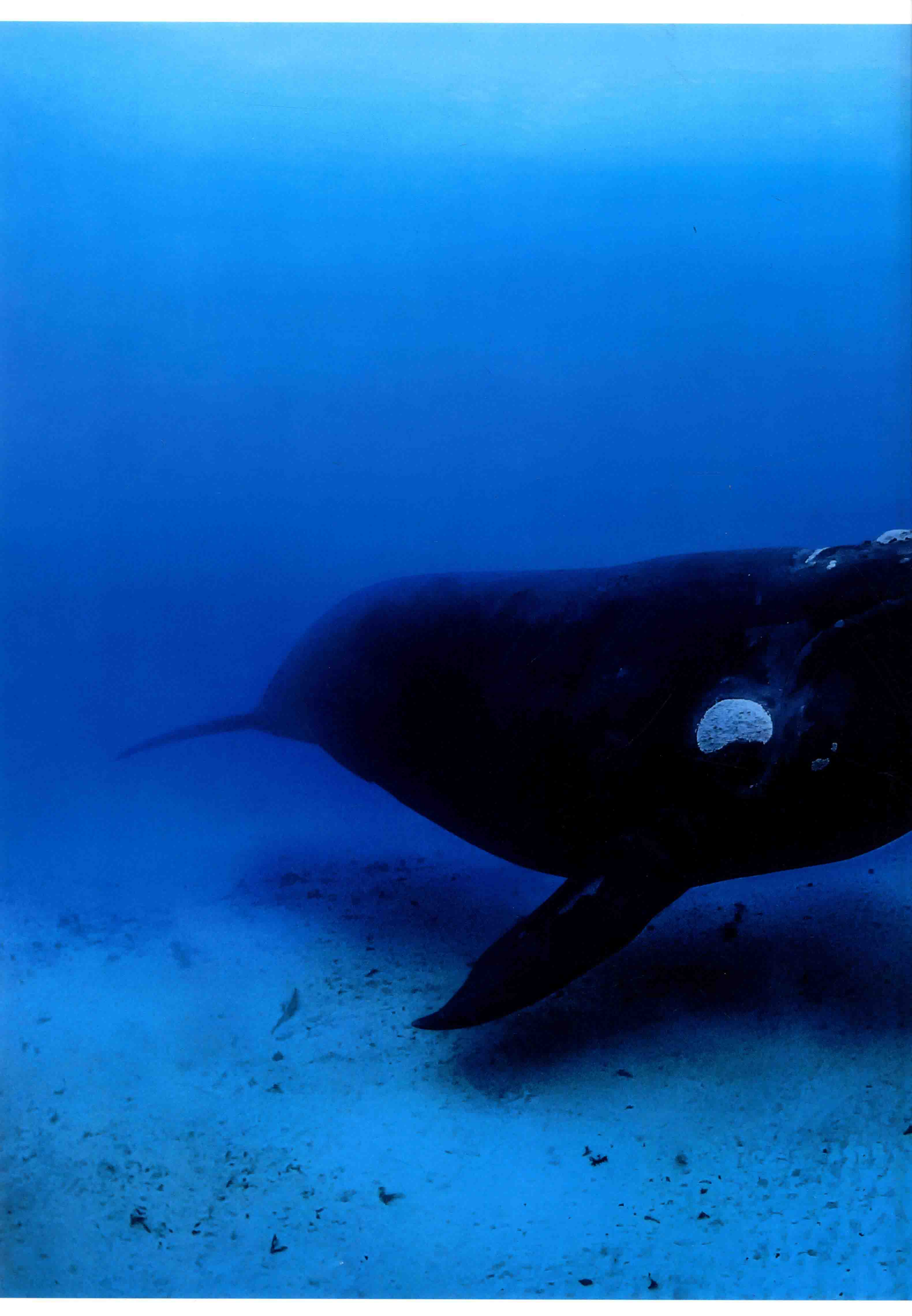
亚洲 ASIA

18 — 287

中东 MIDDLE EAST 20
南亚 SOUTH ASIA 74
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148
北亚 NORTH ASIA 196
东亚 EAST ASIA 218







大洋洲 OCEANIA

288 — 383

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 AUSTRALIA, NEW ZEALAND, NEW GUINEA 290

太平洋及南太平洋群岛 PACIFIC AND SOUTH PACIFIC ISLANDS 352

附录 APPENDIX 384





FACE OF THE NATION - A PORTRAIT

MAPS

AS PLATES FULLY INDEXED

放眼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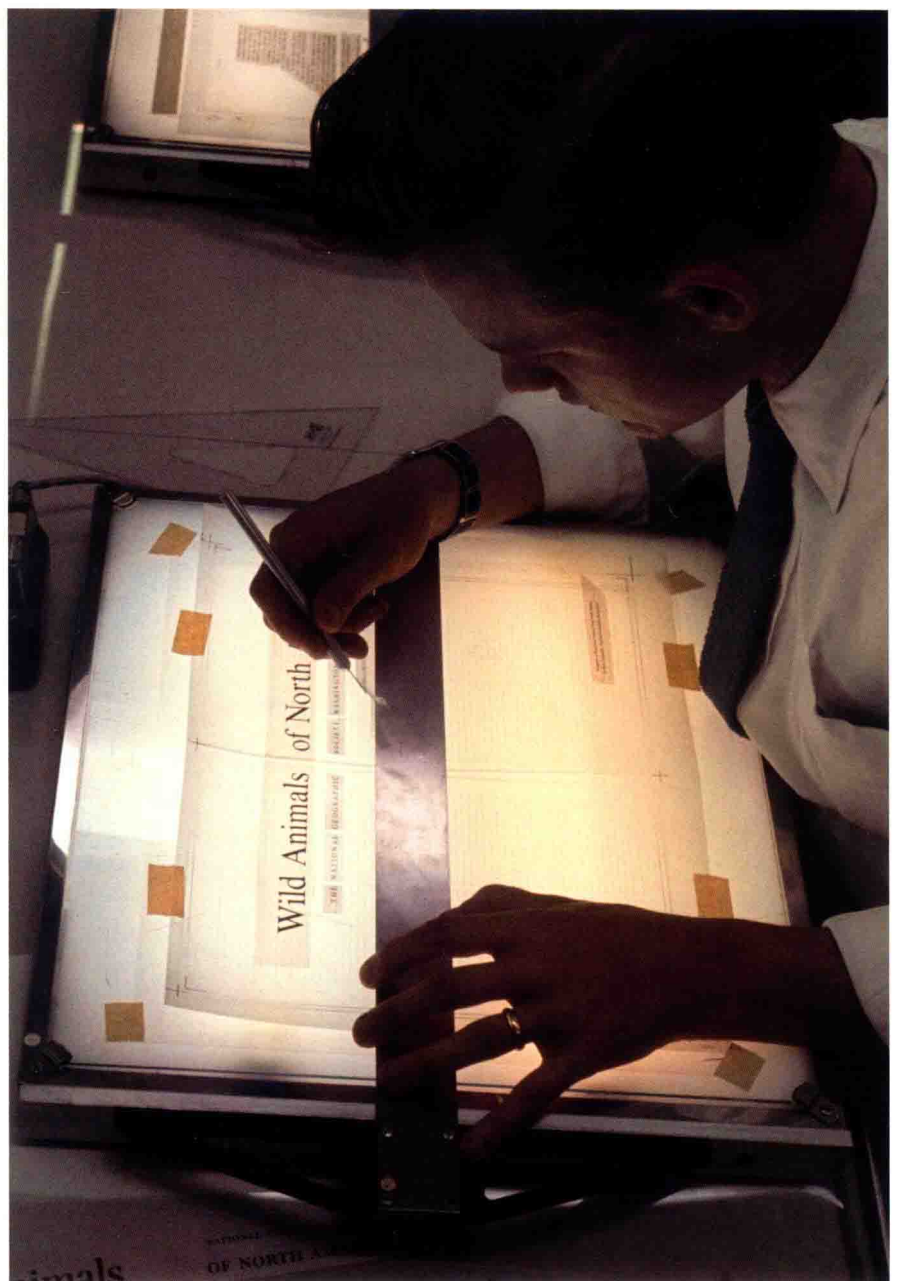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国家地理》杂志最为著名的单幅照片是1985年6月刊的封面。这幅照片是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的作品，当时他正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进行拍摄工作。那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与巴基斯坦北端的阿富汗交战，大量平民在战乱中受伤甚至死亡。罹难者当中有一对来自阿富汗东南部乡村的夫妇，家中遭受轰炸而撒手人寰，所幸的是他们的五个孩子安然无恙。

孩子们在战区中无家可归，跟随祖母一同流亡到了巴基斯坦，并在那里的难民营暂居。史蒂夫·麦凯瑞来到难民营后，为许多孩童拍照，其中一位女孩就是那对罹难夫妇的女儿。当史蒂夫·麦凯瑞回家将拍摄的柯达彩色胶卷冲印出来后，照片中女孩肖像所呈现出的非凡复杂性深深震撼了每一位观众。我们不知道画面中人物的名字，只得称其为“阿富汗少女”，然而她将自身的美丽和阿富汗人且难以预料的生活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数百年以来，阿富汗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而这张震撼人心的阿富汗少女照片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隔绝状态的终结，她也成为活生生的阿富汗弱势群体的象征。

这幅照片在刊登之后一直受到长时间的关注，《国家地理》杂志敏锐地察觉到萦绕在她身边的种种谜团。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苦苦追寻，人们倾尽全力试图再次找到那位阿富汗姑娘。直到2002年，史蒂夫·麦凯瑞和其团队返回到巴基斯坦的难民营，此时距离他上一回见到照片中的主人公已长达17年之久。而在当时，他与她仅有短暂的一面之缘。难民营行将关闭，当摄影师向其中仅存的阿富汗人展示那幅老照片时，大家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不乏也有一些人试图捉弄这些“富裕的美国佬”。最后，他终于获得了老人们的信任，一些人知道这位少女的家庭情况，她名叫莎尔巴特·古拉(Sharbat Gula)，和丈夫及三个女儿生活在一起，她从所居村庄来到难民营单程须耗费10小时。杂志社很幸运，莎尔巴特·古拉的丈夫非常乐于她与陌生人进行交谈，而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中，丈夫的许可是极为重要的。尽管现在的生活很贫困，但是她依然积极热情，在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坚强地生活着。事实上，她自己先前从未见过这张照片，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找到她之后，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为这个家庭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帮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因为有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第2页
约翰·E. 弗莱彻
华盛顿特区，1951年

一位当代的菲莱亚斯·福格（Phileas Fogg）正在绘制其80天环游世界的路线。正如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1873年所著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国家地理学会的地图绘制师纽曼·巴姆斯特德（Newman Bumstead）设法在指定时间内环绕地球。小说中的前辈借助蒸汽船、火车、骆驼、雪橇等交通方式，而纽曼·巴姆斯特德并没有如此，他只花了6天时间在空中飞行，其余的74天均在游览，且总有一叠《国家地理》杂志的地图不离其手。

第4—5页
弗兰克·施赖德与海伦·施赖德
印度，1959年

月光下的泰姬陵熠熠生辉，它被誉为“大理石的乐章”（melody in marble）、“世界上最轻盈的建筑”“空中城堡的幻象”——所有这些描述均来自1960年10月刊的《湿婆的发梢》（*From the Hair of Siva*）。施赖德夫妇描述了他们沿着恒河旅行的情形，与他们一同完成旅程的还有一辆水陆两栖吉普车和一只德国牧羊犬黛娜（Dinah）。

第6—7页
布赖恩·斯克里
新西兰，2008年

摄影师布赖恩·斯克里及其助手正在奥克兰群岛（Auckland Islands）海域附近潜水，和一只南露脊鲸（Southern Right whale）不期而遇的亲密接触。这种鲸类在19世纪时几乎被捕杀殆尽，如今又逐渐繁衍增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海域，以及在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之间的海域，均保持着地球上最为显著的生物多样性。

第8页
戴维·S. 博耶
华盛顿特区，1960年

《国家地理》杂志是首个采用照相排版（Linofilm）的大发行量的杂志，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最终导致了今日印刷工业计算机化的发展方向。图中的打字员通过打字机键盘选择字体类型和字号大小，在活版盘（galley）上录入，并形成磁带，之后被送入自动排字机（typesetter）。本图中编辑通过透明胶片进行校对。



人们给了她援助和捐赠，也同时考虑到莎尔巴特·古拉本人的意愿，国家地理学会就联合了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筹建了一项为阿富汗女孩设立的教育基金，不久也将男孩纳入其中。这个基金迄今已经持续十余年之久。

《国家地理》杂志素来的声誉——甚至已成了正式的规定——即是永远只提供一个国家的正面报道。这与现今的情况不尽相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该杂志开始关注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政治骚乱、人口过剩、环境危害等。1970年的一期杂志利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地球所面临的危机，该期具有纪念性和开创性，封面为一只海鸥，浑身沾满了令人惊悚的石油。

现如今，国家地理学会的海洋事务部（Ocean Initiative）仍在继续这项事业。其宗旨是确定更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或划定相关区域，不再进行渔猎或其他商业开发行为。为实现这个目的，《国家地理》杂志甄选了8处“原生态海洋”（Pristine Ocean）区，均未受到人类活动的侵染。其中有6处位于南太平洋，经过研究发现，其中一些区域并未像预想中的那样保持原有生态。该项工作涉及多个层面，《国家地理》杂志从不放弃任何一次推动历史向前进的机会。例如皮特凯恩群岛（Pitcairn Islands）的考察工作——邻近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H. M. S. Bounty）1790年哗变后所登陆的岛屿——促成了

英国政府在其周边水域立法确定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

在历次“原生态海洋”考察活动中，《国家地理》杂志和当地组织合作——对南太平洋的德斯文图拉多斯群岛（Desventuradas islands）的探索联合了“智利海洋保护组织（Oceana Chile）”一同完成。对北冰洋法兰士·约瑟夫地（Franz Josef Land）冰川的重要考察得到了俄罗斯地理学会（Russian Geographic Society）和俄罗斯北极国家公园（Russkaya Arktika National Park）的帮助。即使在《国家地理》杂志成立125年之后，依然担当着越来越积极、重要的角色，与当地组织的亲密合作仍然体现出种种优势，并且几乎必不可少。现今，国家地理学会益发成为专家团队的中枢，并且不必再担心因矛盾而导致停滞，相反，时间和效率已成为其最为关注的问题。

上述行动以及其他种种计划，如我在第2卷中讲到的“大型猫科动物拯救计划（Big Cats Initiative）”，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今日。然而多年以来对于数以千万的读者而言，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图像本身。所以部分学者通过图表记录这本杂志在摄影技术和新闻摄影方面的影响力，他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种做法改变了美国人和国际社会相互认知的方式，甚至保护了美国免于受到令人不安的极端势力的侵扰。这一主题在《国家地

第9页
戴维·S. 博耶
华盛顿特区，1960年

一位排版工作人员在对国家地理学会首部专著的标题页面的文字版式进行调整，这本书名为《北美野生动物》(*Wild Animals of North America*)，全部采用莱诺照相排字机。

第10页
约翰·E. 弗莱彻
华盛顿特区，20世纪40年代

一位地图绘制员利用《国家地理》杂志设计的照相排字机工作，这个机器采用照相式手段替代了手工地图地名标注。此前每个字母需要单独手写完成，现在则进行拍照、生成正片，然后就可以像传统方式一样进行排版。照相排字机于20世纪30年代发明，对于繁琐辛苦的手写地名标注工作是一项巨大的进步，由此每年可以进行4—5次的高水准地图增补修订工作，而不必担心失去原有手写文字标注的典雅风格。

第11页
贝茨·利特黑尔斯
华盛顿特区，1957年

地图绘制员们正在为《国家地理》杂志1957年7月刊的欧洲地图进行准备工作，剪刀、订书机、尺子、铅笔等前计算机时期的工具散落在他们周围。

理》杂志所谓的黄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达到鼎盛，这段历程在本书三卷本当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黄金时代部分体现于航空旅行和私家车拥有率等方面的高速增长，从而激发了美国人了解本土之外其他地区的兴趣。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这段岁月中，《国家地理》杂志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现状和探索发现的本真诉求。

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创刊号中，其创办者将国家地理学会描述为地理追寻上的引领者和追随者共同构建的组织。因而在最初的125年和接下来的时间必然有所不同。你所看到的由柯达彩色胶卷呈现的活灵活现的图像展示了20世纪的历史轨迹——例如苏联的兴盛与衰落，新兴环境保护意识的兴起，无数濒危物种的消失与重生——杂志背后的探险家们作为引领者，将自身无与伦比的奇妙经历与世界分享。而我们作为追随者，在家中沙发上翻看着杂志，每一位探险家审视世界的非凡视角都令我们感到惊奇。在接下来的125年中，读者和观众将加入到引领者的行列，参加《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各项行动计划，并以全新的方式介入其中。目前业已形成的想法是，

对每一位《国家地理》杂志的读者或者观众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绝妙无比、愈加易于亲近的一个小世界。这些图片全都是其具体的呈现。



拍摄和印刷的历史

马克·科林斯·詹金斯

洞察力和使命感是《国家地理》杂志最为重要的禀赋，125年前至今日始终如一。

吉尔伯特·梅尔维尔·格罗夫纳(Gilbert Melville Grosvenor)记述道：“你在《国家地理》杂志中所看到的图像是众多技术和天才工作者成果的汇集。”当时他已经是国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在此之前曾担任杂志的编辑。摄影师的图像工作包括如下步骤，首先用胶片进行拍摄，其次在暗房中冲印，由编辑进行甄选，再进行制版和印刷，继而展现于世界公众面前，最终融入无数读者的意识并留下永恒的印记。

在本书之前的文章中记述了本杂志自身的远大抱负和使命，除此之外，本杂志也是一本连续出版物，有着严苛的截稿时间，从而导致了异常紧张的工作状态。在胶片时代，每一位《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都遵循相同的规

章制度：首先通过备忘录或电话安排任务；其次进行研究、策划，并花费大量时间和图片编辑们商议如何拍摄出最好的主题照片。一旦开始外拍工作，便要携带沉重的设备经过机场和海关，进行长达数周的拍摄，定期将数卷36张规格的胶卷寄回华盛顿，还要确保好标准题卡(caption cards)和开支簿(expense books)无恙。此外，由于摄影师们在拍摄时无法看到最终的成像效果，他们还要屏息等待电报反馈，以获知每张照片的效果，以及拍摄工作的完成情况。

回到总部后，仍要在看片台灯(light table)前花费大量时间，将一张张图片分类；之后是令人却步的投影环节，要从成千上万张图片中选出一盘80张，并给杂志的主编过目；最后，真正艰巨的任务是将所有的图片筛选至20到30张，进行调整版式。随之而来的是幕后工作，通过大量的机械印刷，使得这些照片公之于众。

早在1931年，W. 罗伯特·穆尔(W. Robert Moore)被派到中国工作了近两年，他拍摄了许多关于中国香港、沿海以及老北京城的底片，并和摄影师一起飘洋归来。在当时的美国，彩色图片的制版工作由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一家公司完成，将杂志的图片印成16页的一个折手(书帖, signature)；余下的文字部分由穆尔汇集整理，它们被送往华盛顿特区一家老式、高品质的凸版印刷厂，每次只能印一个印张(sheet)。

30年之后，关于东南亚战事的图片已经采用铜版纸(coated paper)印刷，四台轰鸣的巨大轮转机，速度高达每分钟1200转。当时所有设备位于芝加哥的R. R. 当纳利(R. R. Donnelley)公司。彩色制版技术对于印刷品质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1962年的2月刊随即成为该杂志历史上首期全彩刊物，其中没有一张图片是黑白印刷的。

事实上，《国家地理》杂志当年彩印的评论文章(editorial)数量，是美国所有杂志中最多的。出版的杂志中包括了在蒙古的迪安·康格(Dean





第12页

保罗·普赖尔
华盛顿特区，1939年

125万张随刊附赠的地图通过机器进行折叠，但这些地图仍通过手工的方式插进杂志中。1939年10月的《国家地理》杂志发布了一张欧洲中部和地中海的地图，在“二战”德国刚刚入侵波兰之后几天，这些杂志就送到了客户的手中。

第13页

B. 安东尼·斯图尔特
伊利诺伊，1960年

伴随着如同非洲羚羊奔跑时的声音，1960年9月的非洲刊由《国家地理》杂志社的四台新胶印机中的一台成功印刷出来。从华盛顿的单张纸印刷机，到震耳欲聋的芝加哥R. R. 当纳利公司（R. R. Donnelley Company）快速印刷机的转变，使杂志的印刷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报纸发行商的数量呈爆炸式增加。

第14页

托马斯·内比亚
加利福尼亚，1963年

发现《国家地理》杂志是“研究工具中的无价之宝”，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翻开他最喜欢的一本《国家地理》杂志，不只是迪士尼，很多好莱坞的布景设计师都发现《国家地理》杂志的图片里蕴藏着巨大的资源，他们可以从古代的服饰中获得灵感。

第15页

托马斯·内比亚
华盛顿特区，1962年

梅尔维尔·贝尔·格罗夫纳（Melville Bell Grosvenor）1957—1967年担任《国家地理》杂志社的社长和编辑，出版了第一份《白宫：历史指南》，送给时任总统肯尼迪及其夫人。作为一个拥有世界级水准的专业摄影团队并且坐落于距白宫北侧仅六个街区的美国重要杂志社，必然会将一些焦点关注在“白宫指南”这类“公共服务”项目上。



Conger)、在塔希提岛的路易斯·马登（Luis Marden）、在新几内亚的约翰·斯科菲尔德（John Scofield）、以及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巴里·C. 毕晓普（Barry C. Bishop）所拍摄的照片，这些作品读者在本卷中也能找到。

戴维·杜比莱（David Doubilet）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带着自己的照相机、水下机架、闪光灯、镜头、胶卷及潜水装备，乘着潜水船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星罗棋布众多岛屿的广袤的海域上探寻。他利用那些微小的透明胶片拍摄到许多精彩场景，当时的制版和冲印工作已经由芝加哥迁至密西西比州的科林斯（Corinth）完成，这里专门为《国家地理》杂志社建造了一座新的印刷厂。巨大的印刷机，每台有四层楼高，半个足球场长，每分钟可以送入400米（1312英尺）长的纸张。1000万册的印刷量需要1.8米（6英尺）宽、28968千米（18000英里）长的色带（ribbon），此外还有一座每小时自动装订24000册的装订厂，以及一所当地邮局，其可用14辆拖车运送一天杂志的总量。

然而正是上述这些辛劳才使得这些图片可以与大众见面，每一幅遥远水域的转瞬即逝的图像得以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并最终汇入本书当中。

印刷技术从未停滞不前，《国家地理》杂志也在不断地更新其技术支持，其成员应用这些技术去获取照片。然而唯有一件事情是永恒不变的：对高质量印刷的坚持不懈。吉尔伯特·H. 格罗夫纳（Gilbert H. Grosvenor）的编辑指导方针之一即是“一切印刷之物皆有永恒价值”，这个方针在编辑内容和传播载体两方面均得到了贯彻，并影响了全世界。

用20世纪中叶一位收藏家的话来讲，正因为对品质的重视使得《国家地理》杂志成为“有史以来最具收藏价值的杂志”。它业已成为“美国的传统（American institution）”，并仍在延续。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曾经讲过，他的母亲是“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国家地理》杂志”将他培养长大的。

众多人孜孜不倦地收藏这本杂志，正如吉尔伯特·梅尔维尔·格罗夫纳曾经所说，《国家地理》杂志不仅仅是一面世界的镜子，它还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印证着我们所经历的变化”。当目光扫过书架上那些泛黄的书脊，你会切身感受到这本杂志对历史和当下的忠实映照。

如果我们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早期的《国家地理》杂志，我们可能会将目

光聚焦于对日本摆脱封建制度的艰苦过程叙述。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展示了日本的西化历程，它从灾难性的战争废墟中快速恢复和发展。一幅当代东京新宿区的影像成为现代摩天楼城市的缩影。

事实上，亚洲大都市的发展可以采用时间定格序列的方式逐一呈现：既有往昔城墙围绕的壮丽的拉杰普塔纳(Rajputana)老城，也有现在丰饶的孟买(Mumbai)和加尔各答(Kolkata)；既有旧日上海外滩，也有今日上海的

活力和激情。有 100 多篇关于中国 1949 年之前的报道已经单独出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消失很久的辫子，每一个中国男性曾经都留着那样的发型；我们还能看到隐匿于中国西藏边陲的中古风格的喇嘛庙。布赖恩·布雷克(Brian Brake)于 1958 年拍摄完成的系列图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Maoist China*)，是西方为数不多的反映“大跃进”时期的照片。

